



◎梅香生

梦里故乡

故乡的青砖褐瓦
经历了太久的等待
浓缩日月精华
青苔
也打上时间烙印
一群八哥
正站在屋檐上
评头论足
炊烟袅袅
把温暖的乡情诉说

总是在深夜
梦见故乡
村前的樟树老了
不知还是否记得
曾在它身上
上窜下跳的少年
家门外的枣树
怕是不再结果
我走的那年
它长得有些吃力
岁月蹉跎
它看够了花开花落
扇谷车落满尘埃
那些现代化新农具
让它倍感失落

故乡在梦里
并不落寞
地拼命经营乡愁
等待游子归来
总是
想让离开故土的人
心灵不再漂泊

◎罗慧莉

就是那一片雪

就是那一片雪
似朵朵纯洁的梨花
迎着风舞动着身姿
从灰蒙蒙的上空轻轻降落
落在我的院子里
孤独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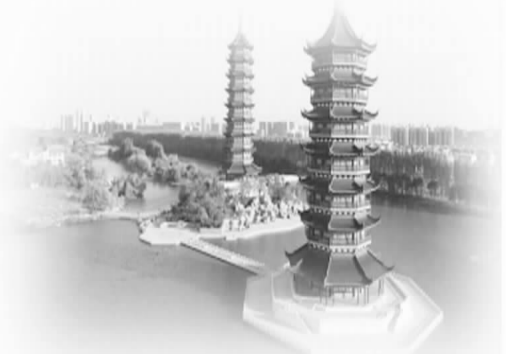
就是那一片雪
如高贵的天鹅抖落片片羽毛
在《对雪》里飘过
在《北风行》里飞过
在《夜雪梦江南》里舞过
不期然的一个转身
留在诗人的笔下
寂寞歌唱

就是那一片雪
似一只只洁白的蝴蝶在空中穿梭
在记忆里停留
舞童年的欢乐
舞少年的青涩
舞青年的热情
舞中年的寂寞
时间从未曾听从我们的使唤

就是那一片雪
如春天里漫天飞舞的柳絮
不由得沉静思索
想起田野里小伙伴吹落的蒲公英
想起院子里妈妈堆起的高高草垛
想起乡村的漫漫长夜里
大家亲切地围炉而坐
想起岁月偷偷去许多许多
泪水填满了心窝

就是那一片雪
似一个个白色的精灵
落在我的窗前
在漫漫的长夜里
将记忆洗得发白发亮
却无论如何
清不去
深入骨髓的故乡情

就是那一片雪……



美到云端的棉花

◎九月菊

东北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我翻出厚厚的棉被,先是在阳台上晒了整整两天,棉花被晒得蓬松柔软,盖在身上,隔住了所有的寒冷。

从深秋开始,温暖我们的棉花就会出现。

我们所说的棉花,是做被子、缝棉衣裤、织布的棉花,虽然被我们叫着棉花,却从来没把它当花看。后来我有一次去新疆,才发现我错了,棉花就是花!

棉花初开花朵呈乳白色或淡黄色,开花后不久渐变成深红色然后凋谢,留下绿色小型的蒴果,称为棉铃。棉铃内有棉籽,棉籽上的茸毛从棉铃表皮长出,塞满棉铃内部,棉铃成熟时裂开,露出柔软的纤维,这些密布的白色长棉毛,就是我们常说的棉花。

原来棉花这么美!这么美的棉花,是那么爱我们,从我们一出生,就注定永远在一起。

记忆里的童年,每到深秋时节,母亲就会背着大包的棉花,去找弹棉花的地方,有时候是新棉花,但大多数时候是旧棉花翻新。普普通通的棉花有一个可人的优点:不管是多久老棉花,只要重新

弹过,依旧蓬松柔软,依旧温暖如初。

弹棉花的弓,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声音像弹弦儿,不大的功夫,棉花成了被套。而身上穿的棉衣裤,却要母亲一点点的絮起来,刚刚絮好的棉衣服太过蓬松,母亲便会放上重物压实,压上一两天后,平整扁实了穿上才又好看又暖乎。

那时候到处都是棉花的身影,棉鞋里是真正的棉花,样子虽然臃肿不好看,但非常暖和;棉手套也是棉花的,像个小蒲扇,拴上绳挂在脖子上;棉帽子,如今的网红款“雷锋帽”,可是当年的基本款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顶;有一种棉大衣不知道为什么叫“棉猴儿”,衣服连着帽子,有一对大大的口袋,母亲用灯芯绒做面,姐姐穿小了给妹妹,一件棉猴儿几个人穿。

棉花,就是这么接地气,秋冬季里有这般蓬松温暖的植物相伴,寒风霜雪中也不觉有多冷,它包裹住了所有的阳光。

母亲那辈人对棉花有着深厚的情感,家里有个大柜子专门储存棉花的,母亲甚至给我们姐妹几个准备好了结婚用的棉花。可是令母亲想不到的是,还没等到我们出嫁,羊毛被,羽绒被,蚕丝被,丝绸

被,种种又轻又暖的被子就面世了。母亲面对那一柜子的棉花,略显惆怅。我们几个当然理解母亲的心,不顾矜持,纷纷表示等结婚的时候,让母亲做一床厚厚的大褥子。母亲一下子就高兴了,嘴里念叨着“那可得上十斤一床褥子呢,十二斤最好了,越厚实越暖和。”

棉花的花语是“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的幸福。”母亲用心良苦地想把最温暖的生活给我们,我自然也倍加珍惜今生这难得的母女情。

棉花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感越来越小了,但它从未离开,甚至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偶尔在一部电影里,见识了棉花作为花材的别样魅力。那是一个婚礼的场景,美丽如仙的新娘手里的捧花居然是棉花!质感温暖,色彩洁白的棉花,搭配巧克力色系的缎带,优雅别致,无形之中弥漫出来的高级感,是那些五颜六色的鲜花望尘莫及的,简直美到了云端。选用一束温暖又怀旧的棉花制作的新娘捧花,不啻是对牵手一生的另一半最温暖的告白。

愿今生,你我都能有温暖遇见爱,度过一个绵长美好的人生。



一剪梅

水木摄

冬日,就着暖阳与书作伴

◎杨琼琼

冬日,万物萧条,寒气逼人。我却独爱它的沉静,喜欢在冬日难得的暖阳下,与书作伴。

儿时,生长与乡村,书籍尤为匮乏。除了学校发的教课书,课外书籍可谓少之又少。如若是在邻里间淘到一本闲书,我总是会把它视为珍宝,捧在手心,不愿放下。茶余饭后,当别的孩子都去玩要时,我就会搬上一条板凳,坐在向阳的屋檐下,迎着暖阳,津津有味地读起书来。

中专期间,在外地求学,冬日的周末假期很少回家。那时,图书馆就成了我最爱待的地方。旋转与书架之间,寻一本心

怡的书,觅一个有阳光的窗口,坐下来,沉浸在书籍里,不愿醒来。只觉着世间万物都与我无关,只有冬日的暖阳与我手中的书籍,才是我今生的最爱。

如今,人到中年,家中的藏书不知不觉已摆满了整个书架。冬日的午后,沏一杯清茶,拿上一本书,坐在阳台上,就着暖阳,慢慢地进入书的意境中。品读丁立梅的清新隽永,感受龙应台的睿智犀利,走进林清玄的禅意人生,体会武志红的心灵剖析。总能让我达到一种新的人生境界,更像是完成了一次崭新的自我成长。

外婆的文艺时代

◎陈晓辉

30年前的一个下午,外婆带着小女孩去田里干活,天气炎热,但天空清澈,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过蓝天,树上的知了随意唱着长长的歌。外婆拉着小女孩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

小女孩是听不懂那些的,她只记住了外婆的神情和语气,安详平淡,如果用文艺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有一种岁月安稳、人世静好的美感。

长大后回忆起这段时光,小女孩发现,那个时代并不像表面的那么文艺。繁重的农活和做不完的家务,每天压在起早贪黑的外婆头上。这样艰难劳累的生活,完全不是外婆语气里的那种云淡风轻。

她们冒着酷暑去干的农活儿,是给棉花打叉。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会滋生出一些粗壮的枝条,这些枝条不开花不结棉桃,只会和其他勤奋的“好”枝条争抢养分,所以必须掰掉。这些没用的,要掰掉的枝条,外婆叫它们“眼子”,而那些勤奋努力开花结棉桃的“好”枝条,被外婆叫做“泊枝”。

外婆一边“掰眼子”,一边耐心地教小女孩分辨,在一棵不足一米高的棉花上,什么样的枝条是“眼子”,什么样的枝条是“泊枝”。当然她肯定也不指望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能干什么活,她一棵棵地“掰”过去,小女孩很快就落在了后面——她的注意力那些棉“花”吸引了过去。

那是真正的棉“花”。不是洁白柔软像一团棉花糖,而是娇艳柔美的花瓣与花蕊组成的花朵。

很久之后小女孩才知道,一棵棉花,发芽长大之后,就要开花,花谢了结出绿

色的棉桃,等到秋风起,棉桃饱满之后干裂,露出云朵一样洁白柔软的棉絮,再经过若干工序处理,才能成为人们日常穿着的棉衣与棉被。

现在小女孩感兴趣的,就是棉花开出的“花”。棉“花”很漂亮,几片绢质的软嫩的花瓣,组成一个小喇叭形状的城堡,里面住着小公主一样娇柔的花蕊,一朵朵,绯红娇黄,比常见的风仙花好看多了。

于是在外婆一行棉花掰完“眼子”,淌着汗转回之后,发现小女孩头戴一个棉花花环高兴高采烈:“外婆,好看吗?”

外婆抹了一把汗,这时候她一定非常心疼自己起早摸黑的成果——一朵棉花就是一个棉桃呀。但很快她恢复了微笑:“好看,真好看。但这些花不能摘,外婆等会儿带你摘野花好吗?”

傍晚回家,已经非常累的外婆果然带着小女孩,去田垄上摘了一束黄色、淡蓝的小野花,再绕到菜地,摘几根豆角和黄瓜,准备全家人的晚饭。

但幼稚的小女孩并没有觉察到外婆身体的劳累,棉“花”的鲜艳,野花的香气,在小女孩的梦境里若隐若现。辛劳的外婆,还是给了小女孩一个美好的夜晚。

30年后,小女孩长大了。她喜欢旅行,喜欢写字,喜欢一切美好的、朴素的、特立独行的东西——有人把这些糅合了浪漫与忧郁的特质,称为文艺。

冬天,长大的小女孩坐在一家咖啡店,翻阅一本时尚杂志。里面有文艺范的衣服,特意注明:纯棉。

外婆的棉“花”与那个时代,隔着几十

年的光阴呼啸而来。

什么是文艺?穿着长裙看风景?穿着球鞋去旅行?自拍忧郁朦胧的照片?在星巴克对着一本书发呆?在微博微信发一些伤感唯美的句子?……

忽然觉得,这些所谓的文艺,是那么的肤浅,真正的文艺,应该是外婆那样的。那个时代,外婆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起床,一家人的早餐,喂鸡喂猪……然后就是田地里四季无休的劳作。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把厨房里所有的活计忙完,往往看一会儿电视就歪着头睡着了……这样陀螺一样的生活,文艺吗?

外婆是文艺的。孩子糟蹋了她的劳动成果之后,非但没有挨骂,反而带她摘野花……这就是文艺。外婆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小院子里,种着柔黄淡紫的月季,红白色的凤仙花,这也是文艺。

最重要的,不管多苦多累,外婆从没有过恶形恶状的状况。最多,望着天空发一会儿呆,然后,笑一笑,接着自己无休止的劳作——这,更是文艺。

生活本身,向来都是粗糙冷硬的现实。而文艺,就是现实面前那根温柔的刺。它能刺穿现实的悲伤冷漠,带我们看到粗糙背后的细腻与精致,冷硬背后的温暖与柔情……

在艰难的时候能够从容抬头欣赏一朵云,在紧迫的日子采一朵野花……所以,忙碌辛劳的外婆,才是真正的文艺女子吧?虽然她不知道旅行,没喝过咖啡,但她拥有文艺的灵魂——艰难日子的温柔,困苦时候的温情。

◎九月菊

礼物的心意

有些东西,看起来再过时,再没用,也要留着。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就是礼物。

送礼物的初心,是表达心意与重视,希望对方因此而开心,所以我会视礼物的贵贱而判断情意的深浅。

长辈的礼物,往往都蕴含着希望。姑姑是个书迷,每次去她家,临走时都会给我带上几本书。那时候小,常常是《科学画报》、《少年文艺》之类的期刊杂志,当我上初中后,姑姑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套世界名著,在那些迷人的故事里,我也彻底地爱上了书籍。小时候物质匮乏,心里还暗暗埋怨过姑姑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送我漂亮衣服和零食,现在才明白这与与众不同的礼物有多珍贵。

中国人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爱,很多时候更需要用礼物去表达心意。负载心意优雅的礼物,充盈他人的心。

礼物提醒我们别相互遗忘,礼物提醒自己也曾那样爱别人和被爱过。租房的那段日子里,邻居是一位独居的阿婆,她每天守着一台电视,捧着一杯茶,当然还有一个离不开的老花镜。阿婆爱烘焙,经常送我香喷喷的西点吃,而我回报阿婆的,只能是隔三差五地陪她聊聊天。

忽然有一天,阿婆来敲门,说她马上就搬走了,去儿子家养老,并最后送了我一块包装精美的西点。我眼泪哗啦啦流下来了,拥抱着阿婆,深深地不舍,在外地的日子里,阿婆就像家人般亲近,谁能说得清是我陪阿婆聊天,还是阿婆为我排解孤独啊?那个精美的包装盒,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柜里,我希望别人问我为什么摆着它,我更愿意和朋友说说我和阿婆的故事。

世上所有的关系都会变得熟悉,最终变得理所当然。礼物最强大的力量在于能够将那熟悉和理所当然的关系重新变得让人心动和感恩!

礼物,也更关乎心意与懂得。恋爱之初,我不抱希望能走入婚姻,直到收到他送我的礼物,才感知他的在乎和诚恳。他在挑选礼物的时候一定用了很多心思,除了考虑我的性格和喜好,当下的季节与氛围,还会考虑礼物的实用性,试问谁收到这样的礼物会不开心啊!这些礼物并不是很值钱,但它不仅创造了平淡日子里的小惊喜,也令我们的感情更加亲密了。如今我们的婚姻已经顺风顺水地走过了十年光阴,我也早已学会用礼物表达心意,当对方收获惊喜之余也感受到我的心意,感觉是件很酷的事情。

雪中送炭也好,锦上添花也要,飞奔而来的那份礼物,我们可曾用心接住?我们可曾想过收礼物的修养,以及我们本应对赠予怀有的感恩之心?

◎杜学峰

忍冬

最初见到忍冬,是在中药方子里。

老中医的蝇头小楷,清秀如女子的眉眼。忍冬这几个字,更是美得盈盈可掬。我忍不住在老中医用那个方方的小黄纸包药的时候问:“哪个是忍冬?”

多么素淡干净的小花。长长的,小小的,柔柔的。它蜷缩着身子,正甜甜地睡着。

从此,这美美的花儿,一直睡在我的记忆里。几年后,我在同事家的院子里见到了一墙的葳蕤。茂盛的枝叶,或白或黄的小花儿,浅浅地笑着。满院子的香气似乎凝结成了一团淡青色的雾,神秘了庭院,也芬芳了心情。微风吹拂,它摇落一地斑驳的碎影,也摇圆了我的眼眸。

“这是什么花?”“金银花。你看它,白的像银,黄的像金,形象吧。也有人叫,它可入药,疗效若金若银。在中医里,它叫忍冬。”

什么,它就是忍冬?记忆突然间苏醒了。我仿佛看见老中医正凝神聚气,浸透了草药味的小纸笺上,是一双双墨色的眉眼。如今,这眉眼就那么鲜亮地舒展着,似乎在和我述说久别后的欢喜。

次年早春,我种下了同事送我的两株忍冬。一株种在院外的围墙边,一株种在院内台阶边的小杳儿里。

起初,它们活得好是艰难。叶子渐渐萎顿,一枚枚掉落下去。眼看着没希望了,又慢慢长出了新的叶子。

第二年,两株忍冬仿佛喝了生长剂,鼓着劲儿地长。墙壁很快爬出了一个粗犷的“丫”字,笠帽一样的灯罩也被严重地围了一圈,宛如一块厚实的围巾。台阶边的白色栏杆也被披上了飘逸的外衣,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挂着小丝带,那自在而个性的造型,估计再高明的设计师也自愧不如。

四月的风一召唤,院外的忍冬就呼啦啦地开了。每一个蒂上,都会同时长出两朵花,俏皮的花蕊好奇地探在外边,仿佛双胞胎姐妹急吼吼地带上花篮去和春天约会。一开始,花儿穿着洁白的纱裙,在一日日的盼望中,它们又换上了鹅黄色的衣裳。它们和柔风呢喃,和阳光亲昵,若有若无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似乎在为这份纯真的爱喝彩。

只是院内的忍冬一直没有开花。

无论我怎么一次次地看望它,它都只顾着长茎叶,就是没有开花的打算。起先,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发现这个小角落从来没有阳光的爱抚。于是,我看它的目光多了些疼惜。它没有抱怨,只是很努力地生长。也许明年,它的茎叶攀爬到了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就能献上一杆杆的白亮亮和黄灿灿。

夏天,我摘下忍冬花,铺在阳台上晾晒,几个日头后,花儿蜷缩起苗条的身体,做起香甜的梦来。梦中,忍冬到底是花朵,是香茗,还是中药呢?

又是一年冬天,我又想起了忍冬。我仿佛看见了老中医的蝇头小楷,看见忍冬在陶罐里翻卷。袅袅的轻烟里,是忍冬绵长而隽永的情怀。